

1983年，我在渭北一个煤矿中学读初中。语文老师郝钧衡先生课后给我讲读贾平凹的散文，那是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《鸟窠》，一字一句地讲读。

那些文字，把少年的视线带到很远的地方：仰头看高远的天空，望见天空里的枝杈，枝杈深处的鸟窝，想像自己变成一只小鸟，倏地飞回来，又弹射般消失在天际。

郝钧衡先生早年是学俄罗斯文学的。老教室改造的卧室兼书房，用大部头的俄文版硬装书砌成一道墙。由贾平凹笔下的鸟，郝老师和我讲到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

他翻开书页，寻觅林间小鸟：“鸟儿在歌唱，阳光在流淌，世界一片宁静。”

听着他用陕西话读出来，我感觉到文学的美。

屠格涅夫和贾平凹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
郝老师为啥对我这个初中生这么好，给我读贾平凹、读屠格涅夫？可能因为他讲的文学，我能听得懂，他愿意带我读；也可能是对着我讲能慰藉他的孤寂——来到这个煤矿中学教书，能谈文学的人大概很少，他把贾平凹讲给我听，其实更多的是讲给自己听。

他把新出的文学报刊借给我看，也把泛黄的外国文学的集子读给我听。

1984年，他带我读贾平凹的《腊月·正月》（小月前本）。

“没有风，月光平静地照着……船在水上，影子映得那般清晰，这船和那船之间，几乎连成一片……”

我们读得津津有味。

郝老师是从西安调到这座黄土高原褶皱里的煤矿，现实的潦草之外，他有他的另外一个世界。他告诉我贾平凹文字朴拙表象里的灵气——这灵气……他拉住我出门，站在崖畔看夕阳里的山外山，过了许久，他说：就是那层淡淡的光

少年的视线

沈伟东

晕，能触动你，孤寂、失落。时光就像沙漏，你想把夕阳拉住却又拉不住。

我也能说出让老师吃惊的话：屠格涅夫和贾平凹有点儿不一样。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老先生猛吸一口烟，看着我，把烟喷出来，问我。

“屠格涅夫写的东西好像更多是给自己看的，别人看不看，他无所谓；贾平凹写得也好，读起来好像着急着写给别人看，掏心掏肺的……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！”

“把他地，你这碎娃……”郝老师咧着嘴笑了。

很多年以后，站在夕阳下的郝老师已经湮没在时光深处。

我重读《鸟窠》《腊月·正月》《猎人笔记》……40多年前郝老师带我读过的作品，也读贾平凹1983年之后40多年的作品。

我读出更多的况味。

5年前，我迷上了骑摩托车。读屠格涅夫、读贾平凹，在想象中把他们两位和郝老师当作我的摩托车车友，行驶在他们的，也是我的文学空间。

我和贾平凹一起去骑摩托车，把西北和西藏跑一遍，跑上几万公里，融进这苍茫山河，长河落日，再从时光里走出来。

我知道这意境他是喜欢的，他内心里藏着一个自由如风的少年。

他可能会由此写一部写给自己的书。

多美啊，自由地飞驰在这天地间，自由地写给自己看！——最终也是写给众人看。

写作的意义就在写给自己，也是写给众生。

我想起1983年初夏，那个望着远山落日的语文老师、那个少年的背影，阅读贾平凹、阅读屠格涅夫的时光。

光影迷离间，我已经和贾平凹骑着摩托车在戈壁沙漠里奔突。

一缕烟尘，漫天风雪。

就会下意识地一紧。由此不难解释，我走过很多地方后，为何对雨水丰沛草木葱茏的江南情有独钟。

那时，我随父母生活在咸西西郊的一个大工厂，像父母一样的大人们每天在工厂上班忙碌，我和哥哥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子弟在厂子弟学校上学，人们像安装在不同机器上的零件，按照各自的岗位和职责有规律地运转。我每天背着书包走在上学放学必经的小路上，看到过草丛中冻僵的野猫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蜂窝煤燃烧后难闻的气味，一想到温暖美好的季节还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到来，就难过起来，甚至想哭。一个冬天，在寒假来临前，父亲在书架上放了两本童话书，一本《格林童话选》，一本《安徒生童话》。白雪公主的名字和下雪天没有关系，只因皮肤长得白，像白雪一样美丽，和白雪公主有关的是帮助她的七个矮人，我羡慕公主的命运总是比普通人好。在新年来临前的那个雪夜，吃完母亲准

很喜欢郑板桥的一副对联：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瓢儿菜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菜，但扁豆和扁豆花，从小到大，我却少有少见。这是一种在关中农村很常见的豆类植物。仲夏，尤其是秋日，在菜地里，在人家的院落里，都可见到生长得很旺盛的扁豆，豆叶墨绿，蔓儿缘了树或豆架、篱笆，往上疯蹿。那花儿也开开谢谢的，白的紫的，一串一串的，从夏末一直能开到晚秋。自然，花间也少不了蝴蝶和蜜蜂的身影。但在我的印象里，似乎葫芦蜂来得最多。是它喜欢花儿的繁盛呢，还是喜欢豆荚的清香，我说不清楚。而扁豆就生长在花串的下部，花落了，结豆荚了，白豆荚，紫豆荚，起初很小，慢慢变大，若蛾眉，若弯月，让人喜欢。花是开开谢谢的，豆荚也就大大小小。最常见的情景是，一串花藤上，既有豆荚，又有豆花。豆荚也是大小不一，花串的下部，豆荚最大；越接近花儿的地方，豆荚愈小。家乡人形象地称之为：爷爷孙



扁豆 AI 制图

扁豆

高亚平

子老弟兄。扁豆是可食的。摘下清炒，或者用水煮熟了凉拌，清脆可口，用以佐酒或下饭，皆妙。做扁豆面尤妙。将嫩扁豆摘下，洗净，直接下到面锅里，饭熟后，面白豆绿，很是可爱。再给面里调上好醋好辣椒，撮上一点生姜末、葱花，年轻时，我能一连吃上三大碗扁豆面。

我爷爷在世时，特别爱种扁豆和

确认与融合。

如今的世界，节奏快得让人眩晕。我们讲效率、讲价值、讲情商，讲种种复杂的“善”与“美”，却常常在最简单的“笑”上，变

得吝啬而笨拙。我们担心笑声不合时宜，害怕笑容显得肤浅。我们把脸掩饰成平静的湖面，却让内心龟裂为失序的波澜。穿上假面具示人，这是何苦？你看那在游乐场、操场上、旷野中



墨耘·曾广阔专栏

百善“笑”为先（5）

墨耘

百善“笑”为先，因它最接近善的源头——那颗至纯的本心。它不费一兵一卒，却常胜于机巧诡道；不着一字，却道尽人间至情。在笑声交融的刹那，我们已完成了对彼此人性最初的

兴庆宫的春天

郑文杰

让人讶异的是，人间还真有琼花，鹅黄的花色，单看一朵，蜂飞蝶舞，可花朵们偏喜欢群居，团结成一个个花球，锦簇一般。不得不喟然这样的琼枝玉叶，只有生长在这唐宫里，才算不落凡尘。

隔着琼花，一幢三层木结构阁楼耸峙在丘壑之上，匾额上题写着“彩云间”三字，一尊石雕横卧在前，背面看身姿分外疏懒妖娆，定是杨贵妃无疑。转到身前，竟然是李白醉酒，飘逸和妖娆实在是毫厘之间。我笃定唐代的兴庆宫怎么也不会为李翰林建一座“彩云间”。真正留下诗仙笔墨的是那座沉香亭，“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”，沉香亭因《清平调》流芳后世。

正在得意，妻子指了指远处若隐若现的碧波。呵，兴庆湖到了！这不就是唐代龙池吗？

沿着湖畔低回，一株莫可名状的花树令人驻足，桃树上怎么开出了红色的菊花？再三确认，花瓣分明呈披针状，不是菊花又能是什么花？后来查到了芳名，真是无懈可击——菊花桃。更

人们在冬季的欢乐都集中在下雪天，当大人们为雪天路滑难行发愁时，孩子们则在雪地里尽情地创造新的游戏快乐，雪被揉捏挤压，变换不同形状，是抓在手里扬起的白花瓣，是团在手心里打仗的冰疙瘩，是堆在院子里插着胡萝卜鼻子的雪人。待太阳出来后，气温稍高，雪人就开始悄悄地流泪。

除了寒冷，冬天也并非全然不好。它天然遮蔽了一些隐秘的事物，偶然的爱情、走远的背影、消散的生命，曾经带给我长久的挫败，如同冬季给了我漫长的困顿。无路可走时，我选择了同样漫长的坚守。再回首，读出了那段漫长岁月存在的合理性，原来一些困苦其实是新生的前奏。

记住的冬天，比时间意义上的冬天要少，因为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。当经历过的一件事或者看过的风景，在记忆里生长着、生发着、孕育着、影响着当下的生活，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我甚至期待产生戏剧性的效果。因

南瓜，原因是这两种植物，都能缘墙缘架而生，易活，省地。记忆里，爷爷每年都要给后院里种这两样东西。南瓜沿墙攀援，牵牵连连，翻过墙头，有时都长到了邻家。而扁豆则沿了后院里的两棵香椿树，一路攀爬，藤蔓达三四米高。整个夏秋时日，两棵香椿树被扁豆藤所缠绕，也就成了豆叶婆婆的树，成了扁豆花烂漫的树。可惜的是，自从爷爷下世后，我家的后院里，便再也没有了扁豆的影子。

扁豆花也是花鸟画家爱画的题材。我想，这除了扁豆形态好，宜于入画外，还和它普通、常见有关。向画家讨一张扁豆花画，挂在家里，枝叶摇曳，花团簇拥，蜂飞蝶舞，不但看起来热闹、喜庆，也显出些许清幽。画上的植物自己认识，别人看了也认识，这有多亲切。谁愿给家里挂一张自己不认识的画呢？

秋风又起，家乡地头的菜地里，扁豆花开得该正繁盛吧？我想念母亲做的扁豆面。

的孩童，他快乐了便笑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，没有掩饰。他的笑，像一颗无意中投进水潭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，温柔地撞碎了假面人脸上那层僵硬的“正经”或如冰的“冷漠”。

所以，若你忽然想起一件趣事，不妨就笑出来吧；若你看见一朵憨态可掬的云、一只追自己尾巴的猫、一个跑马拉松缺胳膊少腿的机器人，就请放声大笑吧。你的笑，或许正巧温暖了身边人阴郁的回忆，照亮了他心里某个荒芜的角落。何不也“笑”吟一首，享受那无拘无束的开怀？

穿越了。摄影师的长镜头闯入视野，我才从幻境中超脱出来。女儿喊道：“漂亮姐姐！”“杨贵妃”莞尔一笑，团扇掩面。我和妻子有些讪讪然。

远远地望见湖对岸的两层花萼相辉楼，唏嘘现代人对大唐的想象还是保守了点，唐代的花萼相辉楼号称当时天下第一名楼。“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；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”。建此楼的初衷是李隆基对兄弟之情的看重，将其作为兄弟欢宴开怀的处所。话说回来，李隆基曾一日杀三子，算不得仁慈，但对兄弟却能出则同行、寝则同被，真是做到了兄弟弟恭、花萼相辉，古代帝王中少有。

走在路上，竟然下雨了，点点滴滴落在湖心，泛起一圈圈涟漪，如同开出了朵朵荷花。兴庆宫的春天我们错过了，女儿眼神流连地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这个夏天，我们要不要坐船在湖上看荷花？

为眼前的雪，往昔关于冬天、关于雪夜、关于童年、关于青春的记忆一一鲜活起来，和眼前的景象叠加成一段新的叙事。

年过五十以后，变化是明显的，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自己能够调节，情绪可以自我管控，对无能为力的事学会放手，同时对季节的变化有了本能的迟钝。这种迟钝是有意为之的选择，无非想借助迟钝，延长眼前的光阴，从心里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自己老得慢一点，与父母子女家人相守相伴的岁月长一些。

一个人看书倦了，起身用沸水冲泡了一杯茉莉花茶，满室飘香。这时，好友发来短信，言及寒冬已至，好久未见，小聚如何。我回复道：古人教我们雪天围炉小酌，赏梅品茗，思友忆故，趁此时节，何不添效先贤。

前几天，朋友赠我一匹小马，当然不是真的小马，是小马形状的毛绒玩具，甚是可爱。打算马年来临前夕，摆在书桌上，取一马当先的吉祥寓意，期盼来年好运。

寒冬记

祁阿辉

备的饭菜，我和哥哥围在火炉旁嗑瓜子剥花生，闻着烤红薯的香甜，听着屋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而在同样的雪夜，安徒生笔下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饥寒难耐，蜷缩在街头墙角，擦亮火柴带给她片刻光亮温暖和幻觉中的苹果、烤鹅，生命最后一刻，终于与奶奶一起飞到没有寒冷、饥饿、痛苦的天上去了。我问父亲，天上真的很好么，父亲没有回答，递给我一块刚烤熟的红薯，说趁热吃，别烫着了。

在传承千年的农耕文化中，雪花代表着冬天的吉瑞和来年的丰收。如果哪个冬天没有下雪，人们便频繁地抬头张望天上的云彩，生出不安，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更会怀有一种天灾即将降临的忧心。小孩子们不懂这些，他

一直以来，我对冬天的感情都是复杂的。在我整个童年阶段，因身体单薄，对严寒有一种天生的畏惧，冬季因而显得格外漫长。

记忆中，冬季的寒风凛冽无情，刮得脸蛋生疼，地上的尘土被吹到半空，土地、房屋、桌子、凳子，一切触摸到的物件都冰冷坚硬，除了火炉子和暖水袋。坐在教室上课，一边听课，一边低头给手心哈气，课桌下，穿着棉裤的双腿不自觉地轻轻相碰，穿着棉鞋的脚冻得发木，抬起脚后跟上下晃动，试图以小幅度运动发热御寒。老师敲着黑板讲得很认真，我却常常跑神，眼睛偷偷瞄向窗外。窗外天色阴沉，云彩看不出形状，连接成厚厚的一大片灰蓝色，像巨大的帐篷罩着大地。地上的花草藤蔓早没了花朵，树木失去了清新诱人的绿意，留下干枯的枝条和尖利的短刺，倔强地伸向半空。除了褐色的麻雀，再也见不到其他鸟儿出没，空中偶尔传来大雁的一声哀鸣，世界静默、萧瑟、颓败，显出毁灭的气息。此后很多年，一想到北方的冬天，我的身体